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四十二讲

冲气为和

第四十二章 · 强梁者不得其死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

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

这一章还有一句最重的判词：强梁者不得其死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壹

生

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

十七个字，说的是整个世界怎么长出来的。

这一节先讲「生」：

老子从没说过谁创造了世界。

一条生成链，三句判词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

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

人之所恶，唯孤、寡、不谷，而王公以为称。

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

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：

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将以为教父。

四层结构

生成　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

结构　万物背阴抱阳，阴阳二气交冲而成「和」。

反例　人最厌恶的孤、寡、不谷，王公却拿来当自称。

判词　所以损可以益，益可以损；强梁的人不得好死。

底本按通行本。「冲气以为和」，一作「盅气」，指虚而能容之气。

今译

道是独一无二的，由它产生出原初的「一」，由「一」产生出阴阳二气，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适匀的状态，万物在这种状态中产生。万物背阴而向阳，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中形成新的和谐体。

人们最厌恶的就是「孤」「寡」「不谷」，但王公却用这些字来称呼自己。所以一切事物，如果减损它却反而得到增加；如果增加它却反而得到减损。

别人这样教导我，我也这样去教导别人。强暴的人死无其所。我把这句话当作施教的宗旨。

一条链，两次转头

生　**生**不是造。老子不说谁动了手，只说「从此有了下一个」。

冲　**冲**是交冲、激荡——不是安静地混，是互相撞。

和　**和**不是同。同是没有差别，和是差别恰好对齐。

> 「一、二、三」各指什么，注家分歧极大。
> 这一处分寸，下一页单说。

「一二三」各指什么

三种读法，一个方向

读法一·数的读法

一指**元气**（未分的一团），二指**阴阳**，三指**阴阳与和气**（或天地人）。

这是最通行的一读，汉唐注家多用。

它把生成讲成一个由简到繁的序列：越往后越具体。

好处是清楚，坏处是把它讲成了一部宇宙论说明书。

读法二·不必坐实

「一、二、三」也许根本不是三个东西，而是**从无到有、由简到繁的那个过程本身**。

老子写「三生万物」就停了，没有往下数四五六——说明他要的是那个「越分越多」的势头。

所以这一句的落点不是数字，是**分**：一切从「不分」开始，一分开就止不住。

这一读更贴老子全书的语气：他从不给宇宙画结构图。

两读可以并存：就算坐实成一、二、三，它讲的仍是同一件事——**由一到多，是不可逆的**。

> 这一句最要紧的不是数字，是那个「生」字：**它没有主谋，只有顺序。**

请封寝丘

孙叔敖是楚国的令尹，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。他死前把儿子叫来，交代了一件很小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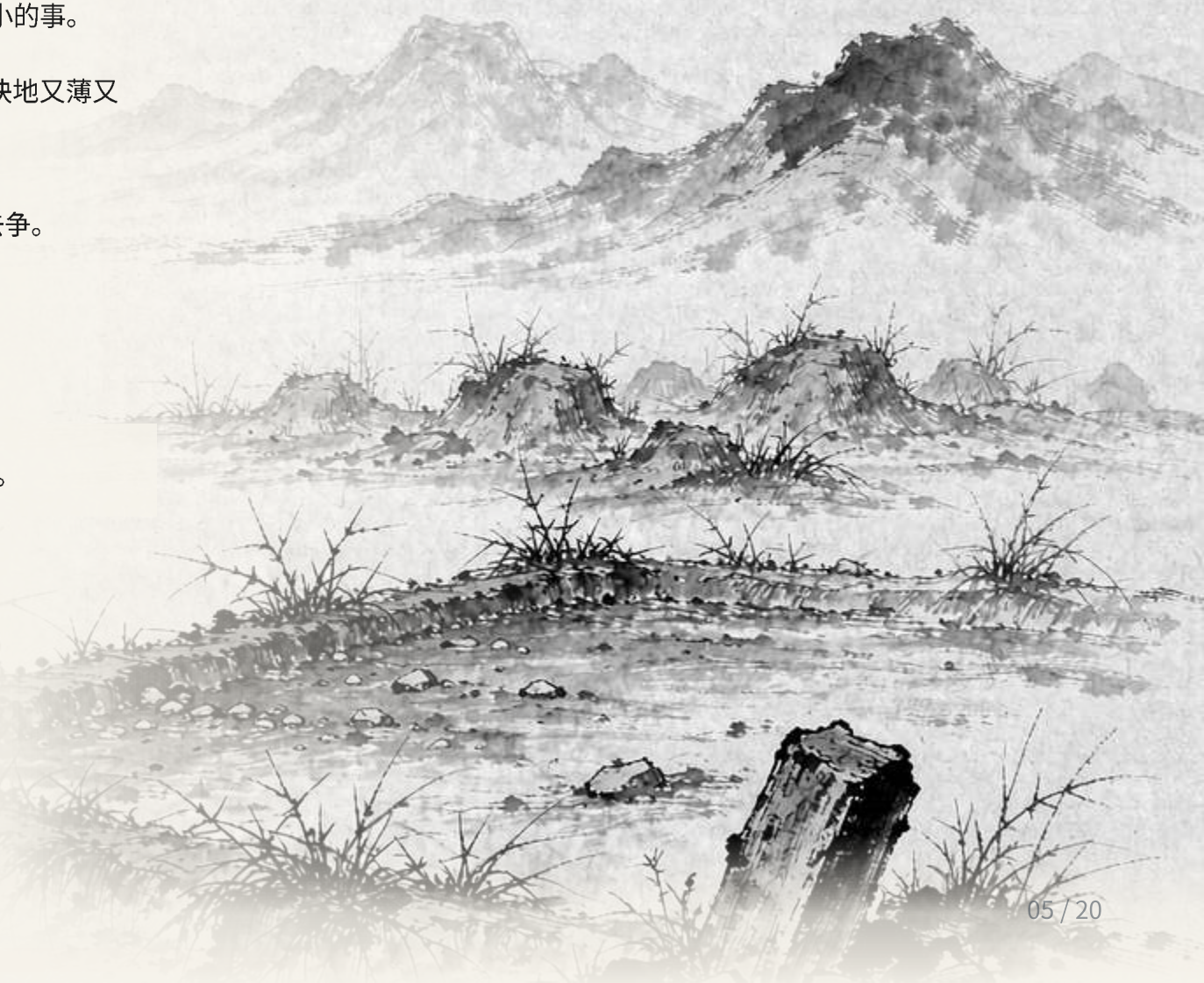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：大王要封你，你一定不要接受好地。楚国与越国之间有个地方叫**寝丘**，那块地又薄又贫，名字还不好听（寝，有坟冢之意）。

楚人鬼，而越人禨——楚人信鬼，越人信灾。两地的人都嫌那块地不祥，谁也不去争。

「你可长保。」后来孙叔敖家果然世代守着寝丘，一直没被夺走。

《吕氏春秋》总结这件事，只用了四个字：**善持养者也。**

> 「损之而益」最实的一例：他主动要了最差的一份，换来了只这一份留得住。



和如羹焉

「和」这个字，最早的定义

和如羹焉：水火醯醢盐梅，以烹鱼肉，

煇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。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　晏子论和与同

晏子给齐景公讲「和」与「同」的差别，用的是做汤：水、火、醋、酱、盐、梅，一样不能少。

「同」是什么？「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」——水加水还是水，没人吃得下。

这一句正好解老子的「冲气以为和」：和不是把差别磨掉，是**让差别对着来，恰好对上**。

「道生一」四家注

从无到有的那几步

注家	大意	一、二、三各是什么
王弼	万物万形，其归一也。何由致一？由于无也。	一是「归一处」：万形虽多，归到一处就是那个「无」。
河上公	道始所生者一也。一生阴与阳也。阴阳生和、清、浊三气，分为天地人也。	最完整的一套数法，汉人的宇宙生成论。
苏辙	一，道之子；二，一之配；三，二之合。	把数字讲成关系：单独、成对、再成合。
通行注	道生元气，元气分阴阳，阴阳交合生万物。	最平的一读，也最容易滑成一套说明书。

四家都承认一件事：**老子没有说「谁」创造了世界。** 他说的是「怎么长出来的」。

> 这中间少了一个「造物主」。老子全书里，那个位置一直是空的。

「负阴而抱阳」：一句反过来的话

注意动词的方向

负

背着阴——把阴放在背后

背后是看不见的那一面。阴在背上，所以人看不见自己的阴。

抱

抱着阳——把阳搂在胸前

胸前是看得见的那一面。阳在前面，所以人以为自己全是阳。

冲

二气交冲，才成「和」

「冲」是撞，不是融。真正的和是撞出来的，不是让出来的。

这一句其实很扎心：**人人抱着阳、背着阴，所以只认得自己亮的那一半。**

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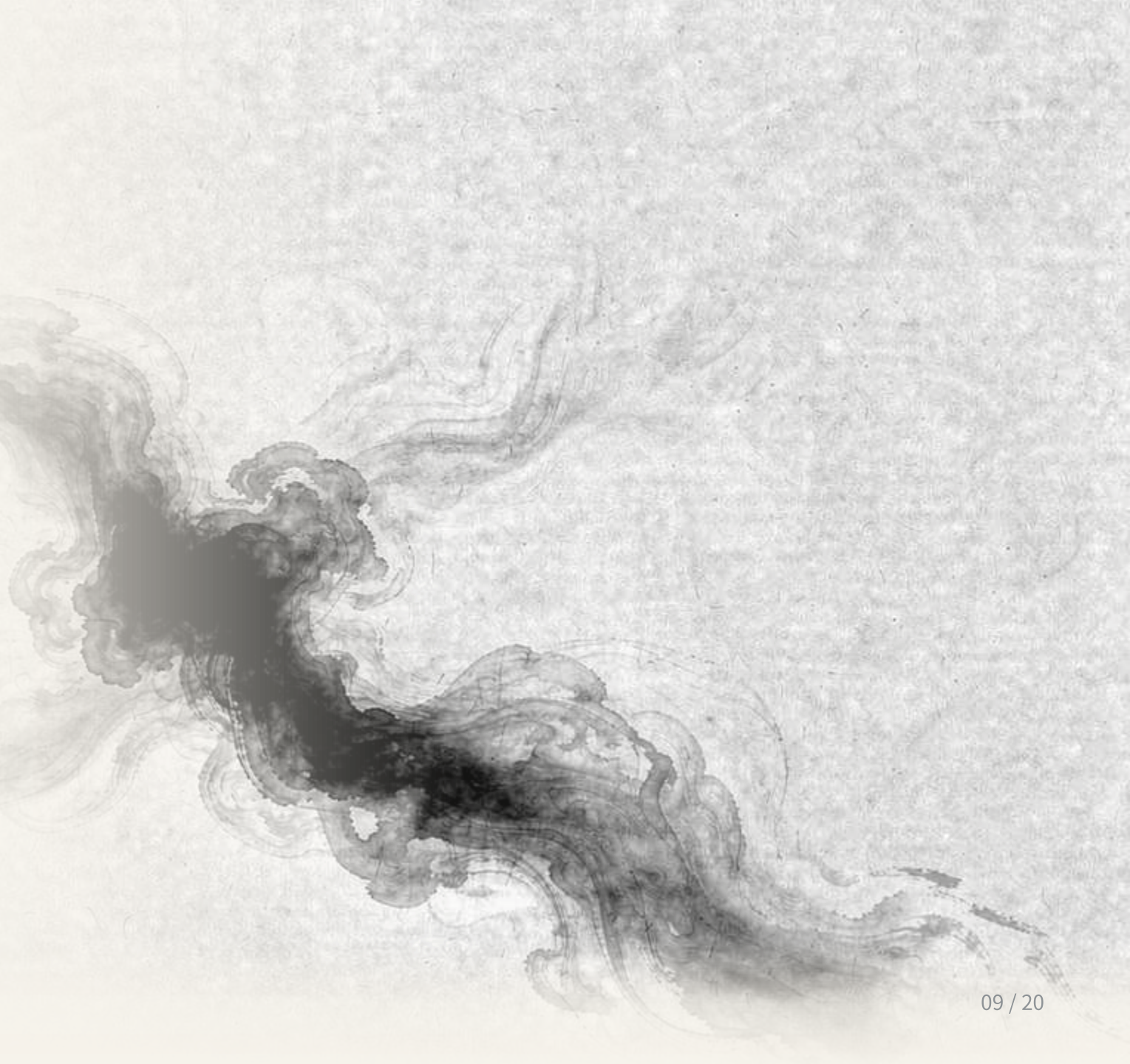
和

冲气以为和——「和」不是没有冲突，是冲突撞匀了。

这一节讲「和」，以及和与同的区别。

「和」在中国思想里是个大词。

老子只用了三个字给它下了定义。



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

齐景公打猎回来，宠臣梁丘据驾车。景公说了一句：**唯据与我和夫！**——只有梁丘据跟我合得来。

晏子在旁边说：**据亦同也，焉得为和？**——他那叫「同」，不叫「和」。

景公问：和跟同不一样吗？

晏子说：不一样。**和如羹焉**——做汤要水火醋酱盐梅，一样不能少，味道才成。君臣之间也一样：君说可，臣要指出其中的不可；君说不可，臣要指出其中的可。这样政事才平。

「今据不然：君所谓可，据亦曰可；君所谓否，据亦曰否。**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**」

> 「冲气以为和」——和是两种力撞出来的。一味附和，那不是和，是同。



「负阴抱阳」四家注

这一句讲的是结构

注家	大意	落在哪一层
王弼	万物莫不皆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也。	「莫不皆」三个字：没有例外。任何东西都是这个结构。
河上公	万物无不负阴而向阳，回心而就日。	最形象的一读：向日葵那样，背阴朝日。
苏辙	阴阳相冲，而物得其中，则和矣。	关键是「得其中」：不是阴胜也不是阳胜，是中间那一点。
通行注	万物背阴向阳，阴阳二气激荡而成和气。	最平的一读。注意它讲的是「气」，不是道理。

四家都强调「冲」这个动作：和不是现成的，是撞出来的。**没有冲突的和，多半是假的。**

> 所以这一句不只是宇宙论，也是人事论：**一个从不争执的团队，多半已经不会思考了。**

「和而不同」与「冲气为和」

两家说的是同一件事

儒家・和而不同

《论语》：「**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**」

儒家的和是**礼乐之和**：各安其位、各尽其分，合起来成一曲。

所以儒家讲「中和」：「**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**」（《中庸》）

落点在秩序：和是有位次的和。

老子・冲气为和

老子的和不讲位次，讲的是**二气交冲**：两个相反的力撞在一处，撞出那个恰好。

所以老子这里的和是动态的、临时的、随时要重新撞出来的。

差别在这里：儒家的和可以靠礼固定下来，老子的和固定不住。

一个要把它做成制度，一个只承认它是当下的结果。

两读可以合：礼乐是给出「冲」的框架，让不同的东西有地方相撞。框架僵了，就只剩「同」了。

> 「和」这个字在两家都排在第一等。分歧只在于：**和是能守住的，还是只能一次次撞出来的。**

叁

损

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

这一章后半讲的是加减法的失灵：你以为在加，其实在减。

最后一句是全章最重的判词，

也是老子给世人的一句狠话。



赐他一座铜山

汉文帝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往天上走，上不去，有个黄头郎在背后推他。醒来去找，找到邓通，名字与梦相合。

从此邓通受宠。文帝赐他蜀郡严道的铜山，**得自铸钱**。于是「邓氏钱」遍布天下，富到无人能比。

有一次相士说邓通会穷死。文帝说：能让邓通富的是我，他怎么会穷。又把铜山加赐给他。

文帝死后，景帝即位。邓通被免官，家产尽没，最后**竟然饿死**。

司马迁写到这里，只写了一个事实，没有评论。

> 「益之而损」最冷的一例：一座铜山砸下来，砸出来的正是那个「穷死」的结局。



「损之而益，益之而损」四家解

加与减为什么反着来

注家	大意	机制是什么
王弼	损之而益，益之而损，言其反复相因也。	加减是互相招的：你减，别处就长；你加，别处就亏。
河上公	损益之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。	讲成一个循环：谁也走不出这个圈。
苏辙	物之损益，非有定理，视其所处。	最实用的一读：没有固定的账，看上下文。
通行注	减损它反而增益，增益它反而减损。	最平的一读。例子到处都是：吃得越多越伤身，说得越多越失言。

把这一句读成鸡汤就废了。它讲的是账的另一边：**你在这头加，那头一定在减，只是那头你看不见。**

> 所以「孤寡不谷」那三句不是谦虚表演，是老子的加减法：**先把名分上的那一份减掉，才能留住真的那一份。**

叁 · 损

悬在庙梁上的那个人

齐湣王是战国时最能折腾的君主之一。他灭宋、攻楚、逼燕，一度自称「东帝」，气焰极盛。

后来燕将乐毅合五国之兵伐齐，齐军大败。湣王出逃，投奔莒。

楚将淖齿带兵来「救」齐，却把他抓了。

《战国策》记他的下场：**淖齿擢湣王之筋，悬于其庙梁，宿昔而死。**

——抽了他的筋，把他吊在庙梁上，一夜才死。

老子那句「强梁者不得其死」，念到这里格外冷。

> 「强梁」两个字在他身上落到了实处：不是他不够强，是他强到了没人再愿意替他站一次。

强梁者不得其死

老子说：这句话我拿来当教父

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：

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将以为教父。

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

「教父」不是今天的那个意思，是「施教的根本」——教人的第一条。

注意「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」的说法：老子说这不是我的发明，这是大家都这么说的一句老话。

老子全书极少用这种判决口气。他用在这里，说明他认为这一条没有例外。

「强梁」的三层

不是强，是硬到不能弯

不受劝

听不进任何相反的话

「和」需要二气对冲。强梁的人把另一气堵死了——他连「和」的机会都没有。

不留余

把事做绝，把人用尽

凡事做到十分，下一次连一分都借不到。这就是损益场上的自断后路。

不认账

赢了都算自己的，输了都怪外面

这一条最难改。老子说「不得其死」，说的正是这种人在最后没人收场。

> 三层指向同一件事：**强梁不是力量大，是回旋的余地小。**

三家落点

对「加与减」这件事

家	怎么看待多	怎么看待少	最后落在哪
老子	多则损：物壮则老	少则益：知足者富	主动减，别等被动减。
儒家	多不妨：富而好礼	少不耻：贫而无谄	把多少都放进礼里安顿。
佛家	多少皆苦：求不得	少欲知足	连「加减」这个心也放下。

三家都不追多。差别在于：老子把「减」当成策略，儒家把它当成修养，佛家直接看出这笔账本身是苦的。

> 这一章最狠的不是「强梁者不得其死」，是「损之而益」——**它说明你手里那些，本来就不是靠加得来的。**



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四十二讲

冲气为和
损之而益

万物都背着看不见的那一半，抱着看得见的那一半。

所以别急着往手里加，先看你背后减了什么。

下讲 第四十三章 · 天下之至柔

下一章讲柔：天下最软的东西，跑得最快。